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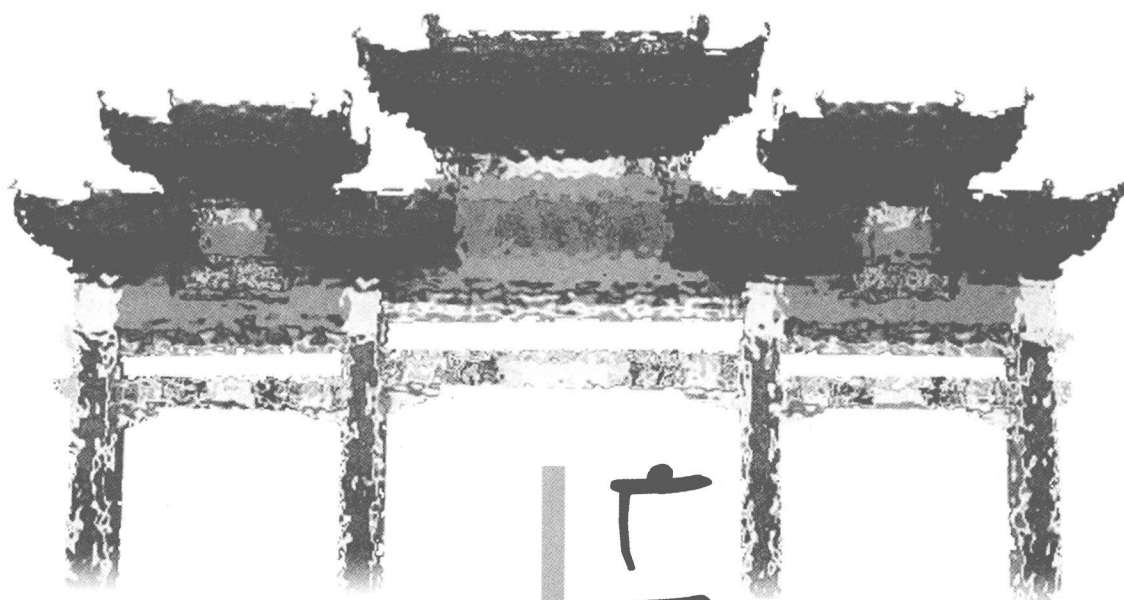


广西玉林市

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西玉林市

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陈晓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5004-4669-1

I. 广… II. 陈… III. 客家话-方言研究-玉林市 IV. 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614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刘永勤

封面设计 三未舫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640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客家方言是汉语方言的重要方言之一，分布于全国八个省区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广西、海南、台湾及海外的许多国家。客家方言尽管分布的地域相当辽阔，但各地的客家方言有许多共性，内部的一致性很强，可以互相通话，这一点和其他方言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有些方言虽同属一个省区，却难于互相交流。

根据客家方言的分布特点，除一些纯客县外，许多地区的客家人都与其他方言区的人共同相处，彼此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使客家方言与邻近的其他方言互相影响与渗透，在保持自身主要特点的同时，很自然地又吸收了其他方言的特点。如广西的客家方言就具有这种特点。过去，人们对广东、福建、江西的客家方言的分布与特点了解得比较多，但对颇具特色的广西客家方言知之不多。

广西的汉语方言相当复杂，这一点众所周知。仅就玉林市而言，就有粤方言、客家方言与闽方言。在玉林，粤方言是强势方言，人们称之为“白话”；闽方言是弱势方言，分布零散；客家方言在当地排第二位，人们称之为“涯话”、“脉介话”或“新民话”。据当地族谱记载，许多客家人是二三百年前自福建经广东迁往玉林的。玉林市的客家方言在陆川、博白的使用人数占优势，交际用语及广播均以客家方言为主，当地的人们一般只说客家方言，不说粤方言。玉林市的容县客家方言的情况与陆川、博白正相反，当地许多原籍是广东嘉应州、惠州府的人们，现在以说粤方言为主，会说客家方言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两种决然不同的情况交织在一起，构成玉林客家方言的特色。

晓锦教授近年来在教学之余，不分寒暑，多次到广西调查汉语方言，并对玉林市六个区（县、市）的客家方言进行了重点调查，清楚了解客家方言在玉林的具体分布，详细记录六个区（县、市）客家方言的音系、词汇及简单的语法例句，分析比较其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还采集了不少语料，《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正是她多年劳作的结晶。本书向人们展示了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在广西多语言、多方言接触下的全貌，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语言事实，这对人们全面认识广西全区的客家方言概况，了解整个客家方言的全貌都有其重要意义。

在这里，衷心祝贺《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的出版，并对晓锦在方言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精神表示敬意，深信由于她的不懈努力，还将不断看到她奉献给读者的新成果。

黄雪贞

2004年夏于北京甜水园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1.1. 地理位置	(1)
1.2. 历史沿革	(1)
1.3. 人口、方言概况	(2)
1.4. 玉林市的客家话以及本书所涉及的六个客家方言点	(8)
1.4.1. 福绵管理区的客家方言与福绵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客话	(8)
1.4.2. 兴业县的客家方言与兴业县高峰乡客话	(9)
1.4.3. 容县的客家方言与容县县底镇县底村客话	(9)
1.4.4. 北流市的客家方言与西垠镇木棉村客话	(9)
1.4.5. 陆川县的客家方言与陆川县横山乡四和村客话	(9)
1.4.6. 博白县的客家方言与博白县新田镇村头村客话	(10)
1.5. 本书的发音人	(10)
1.5.1. 福绵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客话发音人	(11)
1.5.2. 兴业县高峰乡客话发音人	(11)
1.5.3. 北流市西垠镇木棉村客话发音人	(11)
1.5.4. 容县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客话发音人	(11)
1.5.5. 陆川县横山乡四和村客话发音人	(11)
1.5.6. 博白县新田镇村头村客话发音人	(11)
1.6. 本书所使用的音标符号	(11)
第二章 六个客家方言的语音	(12)
2.1. 福绵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客话音系	(12)
2.1.1. 声母、韵母、声调	(12)
2.1.2. 声韵调配合表	(12)
2.1.3. 语音特点	(24)
2.2. 兴业县高峰乡客话音系	(25)
2.2.1. 声母、韵母、声调	(25)
2.2.2. 声韵调配合表	(25)
2.2.3. 语音特点	(36)
2.3. 北流市西垠镇木棉村客话音系	(37)
2.3.1. 声母、韵母、声调	(37)

2.3.2. 声韵调配合表	(37)
2.3.3. 语音特点	(49)
2.4. 容县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客话音系	(50)
2.4.1. 声母、韵母、声调	(50)
2.4.2. 声韵调配合表	(50)
2.4.3. 语音特点	(61)
2.5. 陆川县横山乡四和村客话音系	(62)
2.5.1. 声母、韵母、声调	(62)
2.5.2. 声韵调配合表	(63)
2.5.3. 语音特点	(73)
2.6. 博白县新田镇村头村客话音系	(74)
2.6.1. 声母、韵母、声调	(74)
2.6.2. 声韵调配合表	(74)
2.6.3. 语音特点	(86)
2.7. 六个客家方言语音特点比较	(87)
2.7.1. 声母特点比较	(87)
2.7.2. 韵母特点比较	(89)
2.7.3. 声调特点比较	(90)
2.8. 六个客家方言的字音对照表	(91)
2.8.1. 凡例	(91)
2.8.2. 字音对照表韵摄目录	(91)
2.8.3. 字音对照表	(92)
第三章 六个客家方言的词汇	(214)
3.1. 六个客家方言词汇特点综述	(214)
3.1.1. 保留了较多的单音节词	(214)
3.1.2. 保留了一批古汉语词	(215)
3.1.3. 保留了一批典型的客家方言词语	(217)
3.1.4. 有少量少数民族词语的同源词	(221)
3.1.5. 有一些与兄弟汉语方言相同的词语	(222)
3.1.6. 有相当数量的自创词	(225)
3.1.7. 各有一些褒贬词	(229)
3.2. 六个客家方言词汇形式上的特点	(231)
3.2.1. 单音节词较多	(231)
3.2.2. 构词词素与普通话的差异	(232)
3.3. 六个客家方言词汇的词义	(234)
3.3.1. 词义的扩大	(234)
3.3.2. 词义的缩小	(235)
3.3.3. 词义的转移	(236)
3.4. 六个客家方言的词汇表	(236)

3.4.1. 凡例	(236)
3.4.2. 词汇表	(237)
第四章 六个客家方言的语法特点	(356)
4.1. 实词的语法特点	(356)
4.1.1. 名词	(356)
4.1.2. 动词	(360)
4.1.3. 形容词	(361)
4.1.4. 代词	(362)
4.1.5. 数词、量词	(367)
4.2. 虚词的语法特点	(369)
4.2.1. 副词	(369)
4.2.2. 助词	(374)
4.2.3. 介词	(375)
4.2.4. 连词	(377)
4.3. 玉林客话的句法特点	(377)
4.3.1. 谓词修饰语的位置	(377)
4.3.2. 比较句	(378)
4.3.3. 处置句	(378)
4.3.4. 被动句	(379)
4.3.5. 双宾语句	(379)
4.3.6. “多”、“少”句	(379)
4.3.7. “有”字句	(380)
4.3.8. 疑问句	(380)
4.3.9. 宾语和补语的次序	(381)
第五章 六个客家方言的语料	(382)
5.1. 福棉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客话语料	(382)
5.1.1. 儿歌	(382)
5.1.2. 顺口溜	(382)
5.1.3. 农谚	(383)
5.2. 兴业县高峰乡客话语料	(383)
5.2.1. 儿歌	(383)
5.2.2. 对话	(384)
5.3. 北流市西垌镇木棉村客话语料	(385)
5.3.1. 顺口溜	(385)
5.3.2. 农谚	(386)
5.4. 容县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客话语料	(387)
5.4.1. 儿歌	(387)
5.4.2. 谚语	(387)
5.4.3. 歇后语	(389)

5.5. 陆川县横山乡四和村客话语料	(390)
5.5.1. 儿歌	(390)
5.5.2. 顺口溜	(390)
5.5.3. 谚语	(390)
5.5.4. 歇后语	(391)
5.5.5. 谜语	(391)
5.6. 博白县新田镇村头村客话语料	(391)
5.6.1. 儿歌	(391)
5.6.2. 顺口溜	(392)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记	(396)

第一章 引言

1.1. 地理位置

玉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东经 $109^{\circ}39'$ 至 $110^{\circ}18'$ ，北纬 $22^{\circ}19'$ 至 $23^{\circ}01'$ 。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190 公里，北邻贵港市，西连南宁地区、钦州市，东接梧州市和广东信宜市，南近北海市和广东廉江市。玉林市现在的辖区包括玉州区、福绵管理区、兴业县、北流市、容县、陆川县、博白县等七个县级行政单位。

玉林全市总面积 12879 平方公里。从地理上看，她位于桂东南的丘陵地带。东北部的容县境内有主峰达 1275.6 米的大容山，西南部有著名的主峰达 1118 米的六万大山，中部有寒山、东山和葵山，西部有圣山。在大容山以南，六万大山以东的是玉林盆地；在东山、圣山与葵山之间的，是石南谷地。发源于大容山的南流江贯穿全境，流域面积 1957 平方公里。西北部还有属于珠江水系的大陂江（又名“城隍江”）、龙母江（又名“山心江”）、北底江等，分别流入武思江、大洋河，然后汇入郁江，珠江流域面积在玉林达 780 平方公里。

处于黎湛铁路中段的玉林，是南宁、柳州、梧州、湛江、北海五市的几何中心。市内高速公路、国道等纵横交错，交通发达。其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8°C ，年平均日照 1831.9 小时，无霜期达 344 天以上。

玉林商贸发达，物产丰富，素有“广西粮仓”的美誉。市政府所在地玉州区一直以来都是玉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兴业县是国家优质大米生产基地。著名柚乡容县是沙田柚的原产地，也是广西的第一侨乡。容县境内的经略台真武阁，始建于唐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明万历三年（公元 1573 年）增建，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至今安然无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说，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就出生在容县。有广西第二侨乡之称的北流市是全国茶叶生产基地，也被称作水泥、陶瓷、建筑之乡。陆川县是国家农业部杂交水稻种子的南方繁育基地，闻名全国的陆川猪是中国八大良种猪之一。博白的桂圆、薏菜、三黄鸡物美质优，远近闻名。所有这一切，使得玉林市的生产经济历来都走在广西全省的前列。

1.2. 历史沿革

玉林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千州万州有个郁林州”的民谣，仅宋至道二年（公元 996 年）始建于此的州城，距今也已逾千年。

先秦时，郁林属骆越、西瓯等部族之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分属桂林郡、象郡。

西汉初，属南越国。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为布山县地和合浦县地，属交趾刺历部

的郁林郡、合浦郡。黄初五年（公元 226 年），布山县改属广州刺史部的郁林郡，不久并入交州。

晋朝，今市境内的布山县和合浦县分属广州刺史部的郁林郡和交州刺史部的合浦郡。

南朝，今市境西北在宋、齐、梁三朝时，为玉平县地，属广州刺史部的郁林郡。梁朝改属定州，后改属南定州。陈天嘉二年（公元 561 年），置石南县（县址在今兴业县），属石南郡，石南郡和玉林郡皆属南定州。今市境东南的合浦县地，宋初属合浦郡，泰始七年（公元 471 年）置方度县，属越州的南流郡。

隋朝，今市境西北的郁平县地和石南县，初属南定州。开皇七年（公元 587 年）改属尹州；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属郁州，三年（公元 607 年）又改属郁林郡。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置定川县，定川属越州，大业初改属禄州，不久改属合州、合浦郡，后省定川县归入北流县。

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今市境西北复置兴德县，与郁平、石南属尹州。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改属贵州。麟德二年（公元 665 年）置兴业、潭栗二县，与兴德、玉平、石南属郁州。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改属郁林州。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废石南入兴业县。

唐末，今市境内有兴业、郁平、兴德、潭栗、善劳、扶康、容山、怀义、南流、定川、宕川等 11 个县，分属郁林州、党州和牢州。

宋开宝五年（公元 972 年），兴业、南流二县属广南路（后改广南西路）郁林州。

元朝，兴业、南流二县属岭南广西道（后改广西西江道、广西行中书省）郁林州。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南流县入郁林州，兴业县和郁林州属广西行省（后改布政使司）梧州府。

清朝，郁林州和兴业县初属广西省，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郁林州改属广西省郁林直隶州。

中华民国，今市境内置兴业县和郁林县，兴业县治设在今玉林市政府大院。民国二年，兴业、郁林二县属广西省玉江道，民国三年改属苍梧道，民国十五年改属广西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 年郁林、兴业二县属郁林专区，1951 年 7 月属容县专区，1952 年撤销兴业县。1956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郁林县改名为玉林县，仍属容县专区。1958 年 7 月属玉林专区。1966 年 4 月城关镇从玉林县划出，改为玉林镇。1970 年 12 月玉林镇复归玉林县管辖。1971 年玉林县属玉林地区。1983 年 10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林县，设立玉林市。

玉林市现为地级市。

1.3. 人口、方言概况

玉林全市总人口 540 万左右。

据记载，历史上最先在这块土地聚居的是骆越、西瓯等先民。秦汉以后，中原汉人开始进入这块土地，南宋皇朝在玉林建制统治，中原汉人移居的人数逐渐增多。到元末明初，这里的汉族人数已超过当地土著民族的人数。但一直到清朝末年，玉林的山心、葵阳、沙塘、城隍等地仍有壮族聚居的山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四次人口普查表明，现玉林辖区内共有汉、壮、苗、瑶、回、侗、藏、白、毛南、彝、水、布依、朝鲜、满、蒙、土家、黎、京、高山、景颇等众多民族居住。民族成份虽多，可是汉族人还是占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

十以上。

玉林市流行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三个方言中，粤方言是位居第一、流通地区和使用人口最多的强势方言，玉林各地普遍称粤方言为“白话”。闽方言在玉林是弱势方言，只是以零星的方言岛形式存在。客家方言在玉林市排序第二，无论是流行的地域或使用的人口都比不上白话，但是玉林辖内的七个区（县、市）中，除了玉州区城区基本使用粤语以外，福绵管理区、兴业县、北流市、容县、陆川县、博白县都有使用客家方言的人群。玉林的客家方言除了在北流、陆川、博白相对连成片，其余的大致上呈分散分布状态。

客家方言在玉林的具体分布如下：

玉州区城区内无客家话，属于玉州区的茂林镇全镇人口约 4.8 万人，大概有一半是客家人，说客家话。

福绵管理区使用客家话的人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如新桥镇全镇约 5.3 万人，讲客话的占了三分之一强，分布在新沙村、养心村、化山村等地。

兴业县全县人口大约 63 万，估计有六万左右讲客家话。在兴业的蒲塘、新心、高峰、沙塘、龙安等乡镇都有少量使用客家话的人，其中，以高峰乡讲客家话的人最多。

北流市主要流行粤方言，在其辖内的 23 个乡镇中，只有新荣、民安、山围、民乐、新圩、大里、西垠等乡镇有部分人使用客家话。

容县基本上是粤方言的天下，在全县六七十万人口中，只有几个非常小的客家方言岛，这些方言岛的具体地点和人口情况如下：（1）石寨乡霄洞村约有两百客家人；（2）浪水乡泗利村约有三百客家人；（3）杨村镇平贯村约有六百客家人；（4）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约有 130 多个客家人。

陆川县全县人口约 80 万，讲客家方言的大约占了三分之二。客家话在陆川主要分布在县城以南的地方，县城以北则为粤语白话的流行地。毫无疑问，客家方言是陆川县的强势方言。

博白在玉林人口最多，共有 130 多万人。恐怕是因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缘故吧（博白是王力先生的故乡，王力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博白方音实验录》），世人大多知道博白流行粤方言，殊不知博白县主要流行的是客家方言！使用客家话的人在那里也是同陆川一样，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二，客话在博白当然也是强势的。

陆川、博白两地位于玉林市的南端，地理位置相连，两地使用客家方言的人数比粤语使用者多，而且两地县城的广播都同时使用普通话和客话，县城的交际用语也主要是客家话。这种现象在如今普遍存在着以说粤语为荣心态的两广（广东、广西）显得很特别。博白县城的紧邻，王力先生的家乡城厢镇就是粤语区，而县城却在使用客家话。生活在陆川、博白，母语为粤方言的人士，一般都会说流利的客家话；相反，客籍人士却与广东、广西的其他粤、客杂居地的客家人能说粤语不一样，而是相当多不会讲粤语。这种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我们注意到，这一片的客家话不止陆川、博白两地相连，同时也与玉林境内北流市的客话，北海市境内合浦县公馆镇等地的客话连成了一片。故这一片地方，可以说，不仅仅是玉林市，其实也是整个广西客家方言相对集中的地区。

客家话在玉林又被称为“俚话”、“脉介话”，在博白更是被叫作“新民话”。据当地一些族谱及客家人自称，客家人进入玉林的时间大都只有两三百年左右，且不少是从福建，或从福建经广东，再到玉林的。

例如,福绵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的林姓客家人一致说,他们的祖上是从福建猪屎巷迁去,到现居地已有 14 代了。在林氏族谱里有这样的记述:“八世万二郎,由闽入粤,自武安丰移来古梅州,今平远长田都河头堡黄沙溪开创之祖也。”又云:“二十世祚章公[腾公长子(康熙——雍正)]由广东移居玉林沙子窝居住。”

兴业县高峰乡的龚姓客家人的族谱记述说:“龚氏……原居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符竹坑”,又云:“玉林龚氏始祖道高原籍粤兴宁”。龚氏客家人说他们祖上先从福建汀州迁到广东兴宁,清朝同治年间又从广东兴宁迁到广西兴业。

北流市北流镇凉水井客话方言岛的廖姓客家人说,他们是一百多年前从广东梅县搬迁去的。

容县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客家方言岛的王姓客家人都说,他们的祖辈二百年前先从福建到广东嘉应州(今梅州)靖乡,再从嘉应州到容县。容县浪水乡泗利村客家方言岛的刘姓客家人称他们来自广东惠州。

博白县新田镇村头村的陈姓客家人亦说他们的祖辈是福建的。

陆川县的客家人不少自诉他们的祖上来自福建,如陆川马坡镇的黄姓客家人就说他们的先辈从福建到陆川至今已有十几代了。陆川横山乡旱塘的林氏族谱《陆川旱塘林仲公世系录》上记载:“我林仲公于明朝初期,从福建珠居巷辗转跋涉,先到广东化州,后迁至陆川,行程几千里,艰苦创业,历时三百余载,一脉相承,至今已传十九代,子孙繁衍,日趋昌盛。”

博白新田镇村头村的陈姓客家人说,他们的祖上来自于福建猪屎巷。

客家方言的“强劲”与“衰落”令人有点儿不可思议地在玉林共存着:一方面是陆川、博白依然蓬蓬勃勃的客家话;另一方面则是容县等地客家话无可挽救的萎缩。这其实是当今整个客家方言现状的两个极端。我们在容县、北流等地都看到了客家话的衰落,而容县客家话不但在玉林,在广西甚至在内地,也可以说是客家方言萎缩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之一。

1993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容县志》里的“习俗、语言、宗教篇”中记载:“容县的语言主要有三种:白话、普通话、客家话……客家话又叫崖话,容县有个别村落居民,他们在内部对话时使用客家话,如石寨乡霄洞村七塘甘姓约 200 人,县底乡县底村成功队王姓约百人,浪水乡泗利村刘姓 200 人,杨村乡平贯村新村河余姓百余人,灵山乡六陂岙梁屋、守善李屋的人,他们在内部都以客家话对答,表示血统亲近。”

以上这段话中,“他们在内部对话时使用客家话”一句特别耐人寻味。文中讲到的县底乡、杨村乡、灵山乡现都已改为镇。文字中提到了五个有客家方言的乡镇,其中石寨乡位于容县县城的南部,离县城约七公里;县底镇位于县城北部,离县城 15 公里;浪水乡位于县城东北部,离县城约 40 公里;灵山镇位于县城西南部,离县城 37 公里;杨村镇位于县城东南部,离县城最远,约 80 公里,且从杨村镇到平贯村还有大约 30 公里连摩托车也难行的山路。

根据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县志的记载有误。

比如,灵山镇就没有客家话。灵山镇六陂岙梁屋只有一户人家,不讲客家话。灵山镇大冲梁屋约有一百居民,也不是客家人。再比如,《容县志》中所提到的灵山镇守善村李屋,该处只有一户李姓人家,女主人陈银爱,被调查时 77 岁,本身是广东新会人。据她说,他们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因为修水库才从灵山镇天堂村迁入的,家中无人讲客家话。县志的编写者恐怕是概念混淆,将后来才从外地迁入的“客户”(区别于原住户)与说客家方言的客

家人混为一体了。

县志所提到另四处客话，都是客家方言岛，其中三处其实可以说已经完全是“溃不成军”了。例如：

1. 石寨乡霄洞村。该村的村长甘明松，男，被调查时四十多岁，据他介绍，该村有甘姓村民约二百人，是客家人。族谱记载他们的祖辈二百多年前由广东省惠州府迁来。目前村中的老年人在家里，或者在村中的老人之间还讲客家话，而小孩、青年人和中年人一般都不讲了。甘明松本人也不怎么会讲。当被问到方言明显转变的时间时，村长回忆说，1979年他去参军，离开前村子里客家话的使用还很普遍，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外乡嫁入的妇女，大都能听能说。尽管当时大家也都普遍会讲白话，外出时都用白话作交际工具，但在村子里还是以客家话交谈为主。可是，到1984年他复员回乡以后，村里的大多数人就已经不怎么讲客家话了。

该村的甘明森（男，被调查时68岁，退休小学教师）和甘明旭（男，被调查时65岁，退休工人）两兄弟说，他们兄弟之间现在仍然讲客家话，但甘明森的儿子（时年35岁）已经讲不完全了。甘明森有个四五岁的小孙子，从小就由他教说客家话，现在白话、客家话都能说。甘明旭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孙子，在学会白话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学客家话了。讲到这，甘明旭老人流露出深深的遗憾。

2. 浪水乡泗利村。这个村大约有三百名刘姓客家人。据族谱记载，他们来自广东潮州府，迁到现居地至今已是第九代了。现在村子里除了少数老人还会讲客家话，其他人都已经基本不讲客话了，相反，人人都操流利的白话。我们调查了几位村民：

（1）刘家玲，男，被调查时45岁，母亲是从白话流行区嫁入的，已去世。父亲时年90岁，仍讲客家话。刘家玲本人从小就不讲客家话，但会听一些。

（2）刘森邦，男，被调查时年68岁，会讲客家话；老伴54岁，原是附近的白话流行区人，也会讲客家话。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从小就都不讲客话。

（3）刘家中，男，被调查时年65岁，会讲客家话；老伴原来也是外乡嫁入的，会讲客话，已去世。儿子四十多岁，只会讲一点客话。儿媳妇来自贵州省，不会讲客话。老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小孙子，小孙子在他的督教下，客话白话都讲。

（4）农业芳，女，被调查时年70岁，从讲白话的外乡嫁入，本来不会讲客家话，嫁入后才学会。老伴已去世，四个儿子大的四十多岁，没有一个会讲客家话。

（5）刘捷，男，被调查时年30岁，只会听一点儿客家话。其父60岁，会讲客家话，母亲从非客话区嫁入，不会讲。

浪水乡的村民普遍认为，方言使用的转变是1949年以后逐渐发生的。

3. 杨村镇平贯村。我们调查了一位在灵山镇工作的平贯村籍干部余俊成。余俊成，男，被调查时50岁，不怎么会讲客家话，笔者用客家话与之交谈，他常反应不过来。据他介绍，平贯村的余姓客家人来自广东信宜，现在大约有六百人，迁到现居地已经是第七代了。目前除一些老年人还讲客家话，中青年一般只会讲一些，但平时大都不讲，小孩就更不用提了。余俊成认为方言的转变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才渐趋明显的。

4. 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是容县、也是玉林市一个最具特色的小小客家方言岛。找到这个保留得较好的客家方言岛，颇费了一番功夫，面对她，我们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要知道，容县硕果仅存的几个客家方言岛的客家人很多平时并

不讲客家话,对外更是绝不主动言自己是客家人,他们周围的居民少有知道他们是客家人的。容县各客家方言点之间亦没有任何来往,甚至各个方言岛所在镇的干部,被询问时也懵然不知自己的辖区内有客家人。到县底村之前,我们所去过的前面几个方言岛的状况都令人不容乐观,可以想像,经过几日的奔波,最后来到的县底村给了我们一种多么兴奋的感觉!

这个队被调查时约有 130 名王姓客家人,该队的村民说,族谱记载,他们的祖上先从福建到广东嘉应州,再由嘉应州迁到广西容县县底,到现居地已有二百多年了,至今全队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外乡嫁入的妇女,人人都是双方言使用者,对外交际使用当地的白话,对内讲客家话,白话、客话皆通。对初从外乡嫁进的妇女,村民也坚持从她们入门起就对她们讲客家话。但是,村民们都普遍觉得自己的客家话有了些变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白了点”(即掺入了一些白话的成分)。该村的年轻人也告诉我们,在家里讲客家话,假如碰到实在无法用客话表达的事物,他们会用白话“搭够”,听话者也自然明白。

该村的客家话确实是受到了粤方言的影响,时年 70 岁的发音人王伟章(男,退休小学教师)的发音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个特点,而另两位年轻些的发音人王定德、王伟光(其中王定德是王伟章的儿子),则更是无法用客家话念出《方言调查字表》的很多字。不过,尽管他们难以用客家方言读书,可日常互相之间仍然坚持以母语交流。

当被问及村民们如何在周围的粤方言如此强劲的情况下教孩子和新嫁入的妇女说客家话时,村民们显得颇有自信地回答,用不着特别地教,现如今也没有什么体罚,自自然然地就会了。这大概就是还有一个良好的讲客家话的氛围所使然的吧。该村村民王章生在马来西亚出生,1951 年回国,被调查时年 60 岁。1997 年他曾到马来西亚探亲,他说该队现在马来西亚的四户人家,虽然在国外已有几代了,迄今在家里也还讲客家话。但是,尽管村民们在被提问时都很坦然地回答自己是客家人,可他们都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习俗与周边母语就是容县白话的人有什么不同。

县底村的这个客家方言岛是容县的客家方言岛中迄今为止保留得最好的,其他几个,石寨乡霄洞村,浪水乡泗利村,杨村镇平贯村可以说都已经呈岌岌可危之势了。我们知道,方言岛在周边强势方言的进攻下慢慢消失的例子并非没有,语言学史上,著名的四川华阳凉水井客话方言岛,讲客家话的据说如今也所剩无几了。就是在玉林市,客家话的萎缩亦不单发生在容县,客家方言岛也并非只是容县才有。例如,在北流市,在距离该市政府所在地,流行白话的北流镇约四公里处,就有一个有四千居民左右的客家方言岛,“岛”上的中青年据说大部分也是不会说或者说不好老祖宗的客家话了。但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该“岛”的名字也叫做“凉水井”,恰好与上述的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岛同名,这使得我们产生了解这个客家方言岛的冲动。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等各种原因,我们当时未能一了此愿。至今,到底广西、四川两个凉水井客家方言岛之间有什么牵连,有什么异同的疑问仍然令我们不能忘怀,总希望有一天能够重返该地,彻底解读疑难。

福绵管理区新桥镇全镇人口 53000 多人,其中大约有一万人讲客家话。在新桥镇新沙村(新沙村人口 3800 多人,约三分之二是客家人),当地的客家人告诉我们,他们对外交际使用当地白话,对内目前大多还是讲客家话,尤其是在老年人与老年人、年轻人对老年人交际时,但是中青年之间也已经少讲或者不讲客话了。

玉林市客家方言的衰落现象在除陆川、博白两县以外的其他地方普遍发生,但情况最严重的当数容县。我们甚至怀疑容县的客家人原先并不止上述提到的这些人。笔者曾在容县博

物馆查阅了一百多份馆藏的族谱,其中部分族谱就记载现今操容县白话的人士的祖先,是从客家方言的流行区域,诸如广东的嘉应州、惠州府等地迁到容县的。例如,《刘氏族谱》记载:“……自祥公与堂兄嘉伯嘉祚公,又由嘉应州分迁到广西梧州府容县。”而《徐氏族谱》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徐姓原是客家人。一些活跃在容县白话里的典型的客家方言特征词也为我们作此推测提供了一点依据,比如,表示普通话的“搓揉”这个意思,客家方言常用古语词“掇”表示,容县白话也用这个词;普通话的“咬”,客家方言常用“啮”表示,容县白话同样用这个词。

当然,说现今容县讲白话的人士有的可能原先是客家人,这仅仅是目前的一个推测,从使用客家话,到完全摒弃客家话改用白话,我们相信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个漫长的,并不简单的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更全面、更详细的语言事实才能证明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做这个工作,但是有一个工作却是我们能够做也应该做的,那就是尽快详细调查记录容县客家方言岛,抢救这些宝贵的语言资源。

容县客家方言岛的衰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分析容县客家方言岛萎缩的原因着手,去理解玉林市,乃至一些其它地方客家方言的萎缩现象。检讨容县客家方言岛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可以总结出其之所以衰败的几条主要原因:

(1) 这几个客家方言岛的客籍人士都有这么个特点:男女老少都能说流利的白话,且对外从不主动言及自己是客家人。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生活在现居地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但附近的人仍然有不少不知道他们是客家人的。不单在容县县城,就是在下面的乡镇,情况也一样。笔者在容县每到一处都首先咨询“这里是否流行客家话”,“是否有客家人”等问题,可是得到的很多答复都是否定的,就连各乡镇的干部,很多也对自己的辖区内生活着客家人一无所知。

容县的客家人对外不主动言自己是客家人,主要是担心受欺侮,怕与周围的大多数人不合流。这种心态的产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到现居地时不敢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客家人,是因为人数少,怕被欺负,怕被人说他们讲“杂种话”、“贼佬话”。而现在不对外直言自己是客家人则已成了一种习惯。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里面还包含了一点儿自卑的心理。

目前,白话的普及,生活习俗的趋同,使得客籍人士不觉得自己与只说白话的人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他从心理上希望自己与只说白话的人一样。容县客家人,特别是中青年,大都有一种觉得自己的客话很特殊,通行的范围小,没有什么用,怕说客话与当今的潮流格格不入的心理。我们在浪水乡泗利村调查时,年轻人就纷纷说他们父辈的话是没有用的。石寨乡霄洞村的甘明松村长也说了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世界随大流。”我们知道,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工具,假如人们已经认为这种工具的用处不大了,那么肯定就不会积极地使用它,细心地爱护它、维护它。

(2) 人数少,居住分散。容县的客家方言岛都非常小,其中最小的县底村成功队仅有130人左右,就是全县的客籍人士都加起来目前也不过千把人。居住分散,这方面以浪水乡泗利村的刘姓客家人的居住环境最为典型,虽说同住一村,但是这个村却散布在容县绣江两岸的山地里,隔山隔水,并不成一个聚居点。这就更为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客家方言被优势、强大的方言白话“逐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容县的几个客家方言岛本身并不连成片,又由于对外都不主动说自己是客家人,故大家都对本县除自己以外的客话点的情况毫不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我们曾

调查过广东、广西两省容县以外的一些客家方言,几乎每到一处,那里的客家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周围其他客家村寨的情况,流行的地点,使用的人口,与自己的话的异同,物产风俗异同等等,而实际上他们之间也有包括婚姻等各种来往。可令人诧异的是,容县的这几个客家话点不但相互之间毫无联系,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在容县还有其他流行客家话的地方,还有其他客家人!当我们告诉他们其他客话点的情况时,他们也没有要进一步互相联系、互相了解的要求。

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兴盛离不开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对它的热爱,对它的维护。这种热爱和维护是可以而且能够在使用它的人群中互相感染的,它是语言或方言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互相间的来往,缺少沟通和联系,结果也就没有了相互间的帮助和支持。

(3) 时代的变迁使得维护母语的种种条规发生了变化。这几个客话点由于人数少,故嫁入的妇女一般都是来自外乡,母语是白话的,原来都不懂客家话。以前各处都有这样的规矩,一进家门,人人都得说客家话,不管是新嫁娘还是小孩子,如果不守规矩,轻则要受呵斥,重则会受体罚。浪水乡泗利村 70 岁的妇女农业芳说,当初她嫁入刘家,因为不会说客家话而常受斥责,故只好学讲。而以前每逢祭祖等大型宗族活动,更是断断不能不讲客家话的。正因为有了种种维护母语的条规,想延续、捍卫祖宗语言的力量才起了作用,所以,这几个小小的客话方言岛原先才得以在粤语的重重包围和猛烈冲击下生存了一二百年。

1949 年以后,大型的宗族活动渐渐不搞了,妇女、孩子再也不会因为不讲客家话而受到惩罚了。家庭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母亲的语言是白话,加上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基本上是白话,宣传媒体常使用白话,对外交际讲白话,白话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客话所赖以生存的小小空间一点一点地被侵蚀掉。原来竭尽全力维护母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为了增强内部的凝聚力,以抗衡外界的欺侮,但是现在这条显然也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这一切最终导致容县客家方言岛在延续了一二百年之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衰微状态。

(4) 容县客家方言演变的起始时间应该是 1949 年以后,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渐明显,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发不可收拾。容县客家方言岛的现状可以说是一面镜子,透视这面镜子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弱势方言向强势方言靠拢是当今中国语言生活的一个发展趋势。容县客家方言岛,一些其他地方的客家方言岛,一些其他方言的方言岛的消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趋势,怕是那些心中怀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客籍老者所不愿见到的,但是他们毕竟回天乏力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言的发展也是这样。

1.4. 玉林市的客家话以及本书所涉及的六个客家方言点

本书一共调查、记录、研究了玉林市的六个区(县、市)的六个客家方言,这些客家方言,以及通行这些客家话的区(县、市)的客家话情况如下:

1.4.1. 福绵管理区的客家方言与福绵管理区新桥镇新沙村客话

福绵管理区紧挨着玉林市市政府所在地玉州区,全管理区人口 30 多万,主要流行粤方言白话,讲客家话的人大约只占全区人口的五分之一。

选择福绵管理区的新桥镇新沙村作为福绵管理区客家话的点,是因为新桥镇全镇人口 53000 多人,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分布在新沙村、养心村、化山村等处。而新沙村全村人口 3800 多人,可讲客家话的人在该村就约有 2600 人。新沙村使用客家话的人

不仅在村子里占了绝大多数，就是在新桥镇，在福绵管理区，新沙村也是客家人比较多、相对集中的聚居点。要知道，一个聚居点就有 2600 多客家人，这在玉林市除了陆川县、博白县以外，可以说是不多见的，算是相当大了。

1.4.2. 兴业县的客家方言与兴业县高峰乡客话

兴业县位于玉林市政府所在地玉州区的西边，北邻贵港市，东南面是福绵管理区，东面是玉州区和北流市。兴业的历史悠久，从五代十国起就已开始设县，五代十国、宋、元一直隶属郁林州，明代、清代隶属梧州府，民国隶属广西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划归玉林县，1996 年起隶属玉林市。兴业主要流行粤方言白话，但在兴业县的蒲塘、新心、高峰、沙塘、龙安等乡镇也有少量客家话。在这个人口总共约 64 万的县里，上述的五个乡镇中大概有五六万使用客家话的客家人，其中又以位于该县北部的高峰乡使用客家话的人最多，因此，我们选择高峰乡作为兴业县的客家方言代表点。

1.4.3. 容县的客家方言与容县县底镇县底村客话

容县全县人口约 61 万，基本上流行粤方言。

容县全县的容城、容厢、容西、石寨、杨梅、灵山、黎村、杨村、六王、十里、县底、自良、浪水、松山、黎木、石头等 16 个乡镇中，只有四个十分小的客家方言岛：约有村民二百人的石寨乡霄洞村客家方言岛；约有村民三百人的浪水乡泗利村客家方言岛；约有村民六百人的杨村镇平贯村客家方言岛；再就是约有村民 130 人的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客家方言岛。在这几个方言岛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数最少的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的客家话还算保留得比较好，其余的三个都已经衰败得连合格的客话发音人都难以寻找了。因此，在容县要调查客家方言，我们除了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别无选择。应该说明的是，就是在县底镇县底村成功队，我们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发音合作人的。

1.4.4. 北流市的客家方言与西垠镇木棉村客话

北流市全市总人口 110 万，主要流行粤方言白话，全市讲客家方言的人约有七万，另外还有非常少量的闽方言。在其全部 24 个乡镇北流、民安、新荣、民乐、山围、西垠、新圩、大里、松花、陵城、塘岸、清水口、隆盛、大坡外、六麻、新丰、沙垌、平政、白马、扶新、六靖、石窝、华东、清湾里中，只有位于该市北部的民安、山围、民乐、新圩、大里、西垠等乡镇有部分客家人。其中，民安镇讲客话的人最少，只约有五百人；西垠镇讲客话的人最多，有三万人左右，这也是我们在西垠选择客话点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客家方言在北流市呈“插花式”的分布，即，与粤方言掺杂在一起。比如我们所选择的点西垠镇木棉村就同时居住了讲粤方言和讲客家方言的村民。客话的这种分布状态令北流的客家话多多少少受到了粤方言的侵蚀。另外，北流市也有客家方言岛，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北流镇凉水井客话方言岛。

1.4.5. 陆川县的客家方言与陆川县横山乡四和村客话

陆川县全县人口 80 多万，客家话使用者大约占了三分之二，占了绝大多数，而使用粤方言的人估计只有 30 万。相比之下，客家方言在这里是强势方言。

在陆川，客家方言与粤方言的流行区域大致上可以以县城陆城镇为界划分，即：县城以南流行客家话，县城以北流行白话。具体而言，除了县城陆城镇，全县其他 16 个乡镇：（1）马坡镇、珊罗镇、米场镇、沙坡镇基本上流行白话；（2）温泉镇、大桥镇、沙湖乡客、粤混杂；（3）其余的九个乡镇平乐、山罗、横山、乌石、月垌、滩面、良田、清湖、古城，都是